

余 华 活着，永远的追问

王 朔 激情四溢论文坛

刘 恒 人性的守望者

刘震云 写作向彼岸靠近

杨争光 书写西部风情

陈 染 写作之外的物质生活

毕淑敏 生命的追问

贾平凹 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创新

陈忠实 白鹿原上看风景

王 蒙 我是新中国历史的见证人

韩 东 反抗经典的写作

孙甘露 面向未来的先锋文学

格 非 新的生活需要新的文学探索

林 白 我的全部作品都来自于我的生命

张 洁 真诚的言说

陈 村 热爱我们的日常生活

王安忆 我喜欢有感情的作品

余秋雨 世纪末的中国文化

迟子建 温情的力量

文学的力量

当代著名作家访谈录



张 英

WENXUEDELILIANG

民族出版社

文学的力量

张英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的力量：当代著名作家访谈录/张英编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12

ISBN 7-105-04198-6

I．文… II．张… III．作家—访谈录—中国

IV．K8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9020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三河市新科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18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定价：20.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前言



诉说与倾听

本书是我作为记者几年来工作之外的产物。它收录保存了多位作家述说的声音，而我是在场的一个专心的倾听者。那时候读过的每一篇小说，都会在年轻的心灵里激起波澜，这些文章就是我与作家交谈后记录下来的，它成为了我记者生涯的见证。因为受到父亲的影响，从我的中学时代开始，甚至在我的童年，我就成为了文学忠实的阅读者，它过早地影响了我的人生选择。至今，我还是一个失败的小说家，写过许多发表不了的小说；一个青春期间无病呻吟出过两本诗集的三流诗人。

在我还是一个文学青年的时候，这种对阅读的兴趣后来成为了我选择职业的某种妥协——我成为了一名文化记者，当时我天真的以为这种职业会有助于我写作，现在看起来这种选择显然是错误的。更多的时候我把大量时间和大量精力花在了阅读和写作之外，为了生存而奔波劳累得筋疲力尽。

从武汉到上海，从上海至北京，我的青春激情就这样一点点在现实中破碎，迎来了中年的世故和成熟。

在决定将它们整理成书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当初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但是我知道这是徒劳的，因为观念总是落后于时代的，不变的东西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上已经不多了，一个人一辈子不变化，很难。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只要还有人在写作，就会有人在阅读，只要人类的精神痛苦还存在，文学就会永远存在。这样的交谈也会永远继续。

张 英

世纪末于北京

当代著名作家访谈录



目 次

1	余 华	活着，永远的追问
29	王 朔	激情四溢论文坛
47	张 洁	真诚的言说
61	刘 恒	人性的守望者
89	陈 村	热爱我们的日常生活
99	王安忆	我喜欢有感情的作品
109	余秋雨	世纪末的中国文化
129	贾平凹	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创新
161	毕淑敏	生命的追问
177	王 蒙	我是新中国历史的见证人
191	陈忠实	白鹿原上看风景
209	陈 染	写作之外的物质生活
225	刘震云	写作向彼岸靠近
241	杨争光	书写西部的风情
259	林 白	我的全部作品都来自于我的生命
273	韩 东	反抗经典的写作
289	迟子建	温情的力量
307	孙甘露	面向未来的先锋文学
315	格 非	新的生活需要新的文学探索

余华,1960年4月3日出生于浙江杭州,1984年开始写作,早年受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影响。

主要作品有:小说《河边的葬礼》、《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99' 余华小说新展示》(6本);随笔《高潮》、《内心之死》等。

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日、韩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其中《活着》荣获台湾《中国时报》十年好书奖,香港《博益》十五本好书奖,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

活着，永远的追问

余华访谈录

余华是我喜欢的作家，和他认识有好几年了，我对他的创作一直比较关注。在和他的交往过程中，我非常看重彼此在轻松的状态下的闲聊，这种朋友之间的交谈往往要比余华在那些公众场合和正式会议上的发言更加坦率，也更加有价值。一个人在无所顾忌、身心自由的状态下写的作品，肯定更加贴近他的灵魂和内心，比如余华在近三年写的读书随笔，正是这种努力的结晶。关于这些发表在《读书》和《收获》杂志上的文章的价值，我不必多说，看看学术界、思想界、文学界的热烈反响吧。这些随笔能够让学者、教授一致叫好，可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余华轻易跨越了文体的边界，克服了专业的局限，拆除了种种障碍，直接到达真理和常识本身。

应该说明的是，下面的这些谈话记录只是我和余华多次交谈中的一次，更多的言语在风中消失，而留下来的这些声音能够保存多久呢？



现实、真实与生活

张英：现在有很多作家喜欢谈现实和写作之间的关系，现实生活在当下的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而我们却感受不到他们所标榜的真实，即使他们自称是用心用灵魂写出来的作品，我们却没有任何感动。你如何看待现实、真实与写作？

余华：写作状态是因人而异，现实构成了写作的基础，因为，哪怕你写一个人在天上飞翔，也要写成是人的飞翔而不能够写成是鸟的飞翔。如果写成是人和鸟一样飞翔那就不真实了，所以真实肯定是一个永恒的标准，可能因为时代的不同，衡量它的尺度也在变化，其实是一样的。像我们现在去读现实主义前辈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作品，包括像卡夫卡这样的作家，你会发现他那部著名的《变形记》，那个格里高从睡梦里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一个甲虫以后，所有的描述都是非常扎实，它没有一点虚幻的东西。因为它的故事本身是一个虚幻的，如果描述再虚幻的话，那么它就变得不可信了。所以他写甲虫的心态完全是一个被抛弃的人的心态，并不是一个甲虫的心态，甲虫有没有一种心情、情绪的起伏呢？肯定会有，但不可能达到像人那么大的情绪起伏，而且谁也不知道甲虫心里在想什么，所以我觉得卡夫卡还是把它当成一个人来写，它变成了一个甲虫，无非是一种写作方式



的选择。我认为没有一个人能离开这种现实，同样的道理，没有一个作家可以离开这种现实。

张英：你早期的作品抽象性非常强，在作品中间，你感兴趣的是故事和人物，抽去了社会和时代的背景、变迁，你那个时候选择这样的写作方法，是不是因为你对当时文坛一窝蜂的所谓“现实主义”写作非常失望，而有意识为之？

余华：我 80 年代的早期作品，在同时代作家的作品中，可能是比较令人恐怖的。所以 1987 年在黄山的时候，《北京文学》的副主编章德宁读我的《现实一种》，好像给她上刑一样，读一段，读不下去了，实在太难受了。反而当时另一位《北京文学》的编辑崔红军，他一口气就读完了，他觉得非常好读，认为没有什么。所以我认为这是有几方面的，一方面任何一部作品达不到现实本身所具有的力量；另一方面，《现实一种》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已经很残忍了，但是与现实中的某些事情相比，那它根本算不了什么。有很多人从小生活在比较好的环境里，接受一部作品跟那些从小就在非常残忍的环境里长大的那些孩子的感受不一样。另外，两个生活环境一样的人，神经系统承受的能力高低也不一样，对一部作品的感觉也会有差异。像《现实一种》最后解剖尸体的那一段，国外的评论家认为我这么写是黑色幽默，其实这不是幽默，这是现实，也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实。我 78、80 年在宁波进修口腔科的时候，我就去挖过一个刚被枪毙的 21 岁年轻人的下腭骨，因为我们刚好做一个手术，有一位病人的下腭骨要切除，所以把它挖过去。还有扒皮的，挖心脏的都有，就看着一个人被瓜分了，而且尸体就放



在两个拼在一起的乒乓球桌子上，医生们轮流作业。因为罪犯枪毙以后不可能把他运回医院，所以就在原地解剖，而且来的医生特别多，宁波的、杭州的、上海的都赶来了分享人体的器官，就跟八国联军进了圆明园一样。对我来说这些都是事实，不是黑色幽默。我写的时候可能经过了一些处理，可能有一点黑色幽默的成份。我不认为我的作品比现实更残酷。

张英：那开个玩笑，如果有人让你以后捐献器官，你乐意吗？

余华：恕我直言，有了这种亲身经历之后，我肯定不会死了以后捐献身体器官。在那之后我特别难受，两三个月不想吃肉。因为我当时刚接触尸体的时候，由于他刚死，脸部不冷，不像死了很久以后变成僵尸那样硬梆梆的，他的脸和皮肤都有弹性，与活着没有太大的差距，看着他最后就变成了一堆脂肪，没人要搁在那儿。

张英：最近看到不少作家非常怀念 80 年代的文章，我没有经历过那个时候文学的黄金季节，你觉得 80 年代跟 90 年代相比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余华：我对 80 年代的情绪把握比较准确，90 年代是一个令人迷惑的时代，它的变化太快了，我把握不好，对整个时代的总体把握不确切，就好像一个人走进了某个房间，他必须知道这个房间的背景。90 年代的背景我不清楚，可能要再过几年我才能够想明白，但是它在我的回忆中会十分重要。

张英：我觉得你是在 80 年代成名并树立你的地位的，



但是直到 90 年代你才被大众接受，而且还是在电影和商业因素的情况下被市场认可的。你已经成为在文学领域里的一个畅销书作家了，你觉得商业机会对作家重要吗？

余华：写作对一个作家而言是最重要的，市场和商业为作家在写作之前的交流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作品写出来以后，它就是一个商品了。而且商品经济抛弃文化是在十年前，现在已经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状态，一个作家为了赚钱去写作已经很难了，但是你如果好好写，还是能够赚钱，因为作品写好了可以不断地再版。

张英：你曾经在文章中说过，只有过去才是真实的，现在和将来都是过去耍弄的一个小花招。那你的写作是不是靠对过去的回忆来支持的？

余华：我的写作全部是为了过去。确切来说，写作是过去生活的一种记忆和经验。世界在我的心目中形成最初的图像，这个图像是在童年的时候形成的，到成年以后不断重新地去组合，如同软件升级一样，这个图像不断变得丰富，更加直接可以使用。

我常常感到生活的奇迹，时间和岁月会让生活变得有意思。今年春节我是在老家过的，我和过去的同学聚了一下，开了两桌酒席。两个同学开车来接我，小时候他们都很瘦，现在却大腹便便的。很多人认不出来了，有一个人自杀了。所以我觉得是时间造就了故事，造就了一个人的命运。当你在那儿生活的时候不可能离开的，但是生活是非常丰富的，它包含着生活所有的精神部分和物质部分，但是你不可能把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同时去经历了，你只能经历很少一部分。



所以这个时候我发现离开很重要，比如我和同学们的离开，时间造就了神奇和故事。我的中学同学从 1977 年以后，有十几个人我一直没有见过，而当我们还是同学的时候，他们的父母是从事什么工作的，我们都认识都知道，那个时候，我们之间是没有故事的。而像这一次我们在 23 年以后重新见面，尤其是你知道谁已经死去，你感慨万分，这个时候，故事就产生了。当你整天和某一种生活状态交融在一起的时候，你是感受不到它的。当你离开一段时间以后，再去看它已经变得完全不一样，我想写作就从这儿开始了。

张英：你会把这次经历写成小说吗？

余华：有可能，但不是现在。最近刚开始写一个长篇，名字还没有定，写得差不多的时候，名字自然就出来了。我始终相信马尔克斯的一句话：书名就像是一棵树上悬挂的苹果，等到它成熟了以后自己会掉下来的。根据我的经验，一部作品在写作成熟时，书名自己会跳出来。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老是为了取书名而操心，我现在不操心书名了，而是考虑故事该怎么写。

活着，永远的追问

张英：现在，《活着》已经卖了近 25 万了，你能够再谈谈这部作品吗？

余华：我其实在 1988 年、1989 年就想写一个人与他生命的关系，但是在当时仅仅是一个想法。根据我自己的写作经验来看，这种想法在写一部作品的时候，后面的七八部作



品的构思就来了，有些构思往往是一个点，过了一个月就忘了，还有些没有忘记的，有时候写了这一篇，下篇马上就开始了，有的可能过了几年才会写，像《活着》就是这个情况。

像《活着》是先有这个题目，再写内容。那时候是1992年，我已经到北京了。最初的构思是准备写一个人与疾病的题材，但是我想以前过多地描述了暴力，再写疾病就不太好吧，我的作品就没有美好的东西了。有天早上醒来，脑子里突然闪出“活着”这两个字，觉得这是一个好题目，当天就开始写了，开始还不知道写什么，写着写着渐渐就明白了是一个什么故事。

在北京写了一个多月，把解放前的那部分写完了。当时思想进入了一个亢奋期，灵感源源不断地来到。尤其是刚刚睡醒，身体状态又不错，可以支撑这种灵感的漫游。过了四五个月，我就在浙江的嘉兴写后半段。当时正是夏天，《收获》杂志不断催稿，说第六期上一定要发表，必须在八九月份定稿，时间有点紧，而且他们要求是一部中篇，不能写短篇。我就憋着自己往下写，后面就这样被逼出来了。我觉得写作有时是一种天意，一部作品命中注定你能写完你就能写完，注定你写不完，就不要写了。

张英：你的经历对你的写作帮助大吗？因为在你之前的几代作家，在写作上非常重视对现实的描述，老是在感叹生活的重要性，要热爱生活、观察生活，写一部作品都动不动就要下乡去基层，体验生活。而当你们这一批作家出现时，更加重要的是虚构能力，这种能力的高低常常被认为是作家



是否优秀或者有才华的标志。我感兴趣的是，你的生活经验、写作经验从何而来？

余华：我举一个例子吧，在《活着》这部作品中间，有生活的经验、阅读和写作的经验，当然生活的经验更加宽广了，比如我自己的生活经验，还有父母的生活经验，包括他们讲自己的一些故事以及周围人生活的形象，虽然我没有写过我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可是他们的脸经常在作品中出现，但是他们自己不知道，而且我也把他们篡改了，与原来大相迥异。像福贵这样的人，我认为不是一个形象，我很难认为文学作品有原形。我觉得福贵是成百上千的人汇拢而来的印象。

张英：人为什么活着？这可是一个大问题，一代一代人都在提这个问题。你找出答案了吗？

余华：人就是为活着而活着，没有任何其他的理由，这是人和生命最基本的关系，生命要求他活着，他就活着。譬如我不写作，难道要我去死吗？我就不写。克林顿到了年底不就要下台了吗？他就死了？不可能，他还活着，一样，他肯定还得活着，干其他工作，可能干得更好。我觉得自己从事的工作并不至于让人觉得没有这项工作就活不下去了，那都是废话。假如真有这样的人出现，那也是一时想不开，一念之差，结果死了以后后悔也来不及了。

张英：那你觉得现在的人活着的状态好吗？或者你可以谈谈自己的状态。

余华：我活着的状态不能说好也不能说不好，只是越来越平静，到了这个年龄也不应该再动荡了，也动荡不起了，



没多少年可以动荡了，所以有点灰呀，我活着的状态应该说是平静如水吧。

张英：你对爱情怎么看？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有了它之后变得越来越好了？

余华：没有爱情的日子人们恐怕不大好过（笑）。我理解的爱情不仅仅是稍纵即逝的感觉，爱情是要分阶段的，就像我现在的家庭生活应该也是爱情的一个阶段，只不过形式有所变化而已。

张英：除了《活着》拍成了电影之外，你的作品还有没有打算拍成电影的？

余华：一直有人在谈，但是因为版权的原因，《活着》已拍成电影了，不可能重新拍。《许三观卖血记》有人想拍，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谈，但最后没确定下来。

张英：你最满意你的哪一部作品？

余华：这不好说，当我刚写完一部作品后，记忆比较清晰，尤其是写得比较顺利的那种，刚写完觉得它最好。过一段时间，又觉得不是这样，其他的作品也很好。现在我最满意的是我的随笔，但是我估计这种感觉也很快就会过去的。

1999年以前所有的的中篇小说中重新出版的有六本，我自己也有五六年没有读了。重读时，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来看也觉得它非常好。有些地方都忘了，但发觉写得很好，人的创造力是无限的，自己无法衡量。我现在读以前的作品经常会感叹我能写出这么好的章节，真不可思议，我很羡慕我那个时代的才华。

